



黃淑珊

朋



琦琦看那些女孩陶醉的表情，忍不住掩著嘴笑。但低頭看手上的演講講義——講者：王菁喬教授，題目：嫦娥奔月投陰棄陽的情懷——發現自己其實跟她們一樣。

菁喬今天穿麻布套裝，繫一條淺藍色絲巾，束起馬尾，很爽利，加上難得天氣那麼好，琦琦想，最好可以開車和她去兜風。

「嫦娥這個女人，背信那個與太陽爭霸的丈夫，偷嚐靈藥，奔向月亮，在太陽的背面找到冰清玉潔的永生……」

演講廳坐滿了，多數是菁喬在大學的學生，也有不少中學生。菁喬平常上課已是座無虛席，連走廊也擠滿，男學生來一睹風采，無不驚嘆而回，女學生中有崇拜偶像的，也有真的被她的理論打動，來尋求慰藉的。最近，她的一篇散文被編進高中文學課程，便連中學生也迷她。琦琦一個同事的女兒，得知王菁喬是她的舊同學，竟問她可不可以替她拿簽名。琦琦很難相信以前一直躲在她身後，什麼都依賴她的小喬，今天獨當一面。她替她高興，心裡卻有點不安。琦琦生日，菁喬請她吃飯，她把簽名的事告訴她，菁喬眼睛一溜說：「簽名沒問題，但有條件。就是你要帶我去找陳伯買麥芽糖吃！」琦琦當然要揶揄小喬一番，說她對朋友怎能這樣斤斤計較，怎能堂堂大學教授還這樣嘴饞，怎能幾乎二十年還搞不清楚陳伯那裡的路，但心定下來了。

「嫦娥為什麼奔月而不奔日？因為奔日是一種自毀，她會被剛陽火焰吞噬。奔月，她才可以保存她陰性的形體……」

琦琦唸小學的時候出了名頑皮、鬼主意多，令老師頭痛，但是班主任都疼她，因為她有禮貌，助人為樂。有一次老師要到學校附近的醫院接她回

■ 城市文藝

來，因為她上學途中看到一個老伯哮喘發作，她把自己的藥給了他，還陪他到醫院。雖然同班，但她和菁喬上了中學才熟稔。她說小喬那時太乖，只顧讀書。小喬說那時以為她是男孩，上錯了女校，怕了他。初中三年她們同班同舍，而且都是籃球校隊，起初互相照應，後來形影不離。琦琦當小喬妹妹般疼愛，買零食給她，替她揸書包，牽她的手過馬路。

中三那年，學校的話劇表演，琦琦演一個到天堂找上帝要回他死去的妻子的男人。小喬演天堂裡其中一個天使，沒有對白的，但一身白紗裙，淡淡的胭脂，琦琦一看差點忘了台詞。那年暑假的觀星營，睡到半夜小喬搖醒琦琦哭著臉說肚子痛，琦琦像彈簧一樣跳起床，燒水烤麵包，餵她食藥，替她塗藥油。小喬朦朧朧說了好些謝謝，慵懶柔弱像小貓打了個呵欠，合上眼睛。琦琦繼續替她揉藥油，手心漸漸熱辣。她把手放在小喬的軟綿綿的小腹上，讓藥力滲透。抬頭，小喬已經睡得安穩，嘴角微微翹著。琦琦掀起小喬的睡衣，輕輕吻了她肚皮一下。

「嫦娥奔月，更加化月。太陽是不變的，但月亮這個女人，她的陰柔是多面的、多變的。陰晴圓缺，潮漲潮退，喜怒哀樂，生生死死，皆因她……」

小喬中四出國，在機場摟著琦琦淒淒地哭，琦琦卻一滴淚也不流。她對自己說，只要不哭便不會完，她和小喬之間的愛。那兩、三年，琦琦用盡辦法令小喬不遺忘她，甚至騙她說自己患了重病，害小喬向學校請假回香港看她。小喬沒有生她的氣，臨走對她說，答應我會好好的。琦琦終於等到外國大學的取錄信

那天，小喬寫信告訴她她交男朋友了。自此十年，舊同學都找不到琦琦，小喬怎樣也聯絡不上她，就算幾經轉折找到地址，寫信給她也全被退回。其實小喬寄給她的博士學位畢業典禮邀請卡，琦琦是收到的。看到小喬的筆跡，在我人生重要的這天，很想有你在，琦琦愧疚得把卡撕掉了。

琦琦考到建築師牌照後，一直留在外國，但母親身體漸差，只好調回香港。上班第一天，已遇到舊同學。這個她連名字也記不起的舊同學說了句，「曾凱琦，依然俊俏嘛。」便滔滔不絕說這個同學怎樣了，那個怎樣了，像班主任點名，一個不漏。當王菁喬的名字和當大學教授呢，也結婚咯，孩子快出生了一起出現時，琦琦發覺這個名字很陌生，自己一點感覺也沒有。

「傳說中，月宮上還有吳剛，被罰無止無休地砍一棵自動癒合的桂樹。吳剛的斧頭，像后羿的箭，是砍破刺穿的剛陽蠻力。沒有它，卻沒法顯現桂樹的生命力、創造力……」

一天，這位舊同學問她下班要不要去醫院看菁喬，說聽說流產了。琦琦幾乎跳了起來，說：「什麼？哪間醫院？」便衝出辦公室。走進病房一看那個瑟縮床上的背影，她就知道這是小喬，她的小喬，她不可能不愛護的小喬。小喬伏在琦琦懷裡哭，不斷說，小孩沒有了，沒有了，對不起，對不起……琦琦吻她的額角，讓她哭。她把手放在小喬的小腹上，她感受到那軟綿綿的悲痛，她很想有能力填補這流離空虛，但她可以給她的，由始至終，就只有她手心的溫暖。

她們不是重修舊好。她們之間，沒有需要

修補或重圓的；她們的情誼，沒有少了那十年。那十年彷彿只是用了另一種形式去發生，像是旅途行至一條吊橋，必須分開走，閉起眼睛走。疑惑很容易，憎恨很容易，但她們都憑心裡的感覺走過去了。跨過了，現在匯合。

至少，琦琦現在可以為了小喬迫自己坐下來和她和她的丈夫食一頓飯。當然，她覺得她配不起小喬，對小喬不夠細心、不夠了解。一次，她上他們家吃飯，看小喬忙得團團轉，她不忍心又生氣。但她看小喬仰著頭眯著眼睛問他：「好吃嗎？」琦琦看到一種源自付出的滿足，就像她自己對小喬那樣。

「廣寒宮是冷清的。她後悔嗎？詩人幻想嫦娥應悔偷靈藥，是對女性的誤解。後悔是基於時間是直線向前走、不能回頭這種觀念上。這是男性的時間，未來與過去是割離的。女性的時間是週而復始，循環不息的，是包容而不遠離的。月亮上，沒有後悔，只有等待，等待石爛松枯，斗轉星移……」

自己在等什麼？琦琦問自己。等小喬離婚，抑或等她丈夫死掉？那又如何？如果母親過身那段時間，小喬沒有無微不至地照顧她，日夜相伴，甚至晚上陪她睡覺，她也許可以死心，去結識其他人。儀式完結那晚，琦琦半夜哭醒，小喬鑽進她的被窩，把臉貼著她的背說，別怕，有我在。琦琦轉過身，小喬替她抹淚，自己也哭了。兩人對望了很久很久，月光落在她倆之間。

「你哭什麼？」琦琦說。

小喬搖頭。

「你也愛我，是不是？」

小喬垂下眼。

「你怕什麼？」

小喬沒有答她。

「小喬，你到底怕什麼？」

「偷靈藥而得永生，嫦娥是自私的。但是你們知道玉兔的故事嗎？傳說神仙化作老人向兔子求食物，兔子沒有食物，於是跳進火裡，把自己烤熟給老人吃。神仙大為感動，賜它為玉兔，住在月宮，永伴嫦娥。玉兔代表女性自我犧牲的一面……」

琦琦聽不下去。突然，她覺得小喬很虛偽，口不對心，利用她的愛來編故事、寫文章。琦琦衝出演講廳，胸口鬱悶得很。演講廳傳來掌聲，她站起來準備走。走過一個賣書的小檔，有人把一本書遞到她手中，說是王菁喬的新書，叫做《撲朔迷離兔》。她打開扉頁，有兩行字：

兩兔旁地走，雌雄莫辨，親愛莫忘
獻給我最好的朋友琦琦

琦琦不知道，小喬很快會出來找她，邀她去吃下午茶。琦琦不知道，小喬會告訴她，她懷孕了。琦琦不知道，她看著小喬的笑臉，會由衷地替她高興，會伸手摸摸她的肚皮，摸到小喬的滿足，還說要做孩子的乾媽……

這刻，琦琦只知道，小喬是愛她的，縱使連小喬自己也不知道這是怎樣一種愛。月亮陰晴圓缺之間，雙兔撲朔迷離之間，演變著無窮無盡形態的愛。琦琦舒一口氣，買下一本書，對售貨員說，「讓我拿去給作者簽名。」